

開放文學 – 推理探案 – 劉公案 – 劉墉傳奇 第五十回 傻李九跑肚得秘聞

狗肉王微微冷笑，說：「孫二嫂，你別拿那大話嚇我這小孩子。拿過《大清律》來，咱們瞧瞧，窮富犯法，一律同罪。難道說，只許財主調情，不許窮人摸俏？李文華與你相好，吾今和你也賴一個厚交。一交你就嚷，我看你嚷不咱？我要不給你個硬上弓，你也不知道我王老八的厲害！」說著說就撲何氏。佳人一見，不敢怠慢，慌忙去抓切菜刀。兩手舉起，惡狠狠地望著狗肉王擡頭就砍。狗肉王的眼尖，側身躲過，探背伸手，將刀把抓住，攢勁一奪，就奪到手內。何氏著忙，怕狗肉王粗魯，心內發毛，高聲喊叫，說：「殺了人咧！快來救人哪！」

狗肉王聞聽，心下著忙，連酒都嚇醒咧！他不敢怠慢，用手掄刀，加勁一砍，只聽「喀吱」一聲響亮，砍在左膀之上。

何氏「哎喲」一聲，栽倒在地。狗肉王一見，哪肯留情？用腳踩在胸膛，一手抓住頭髮，一頓刀，把個腦袋砍下來咧。眼瞅著死屍，發毛後怕，自己開言說：「這事怎了？因奸害命，罪犯得償。趁此夜靜天黑，無人知道，我何不把何氏的人頭，拿了出去，擱在開糧食店趙子玉的家內，一報不肯借與糧食之仇。

吾回了家，假裝睡覺，等明日孫興回來，或是李家知道，一定報官，訪拿兇手。趙子玉家有人頭，李文華家有身子，叫他兩家混打官司，再也疑不到兇手是我。」惡賊想罷，主意拿定，貓腰伸手，把何氏的腦袋提溜起來，將頭髮作了個扣兒，拴在腰內，邁步出門，走到牆下，兩腳一登，手扒牆頭，一個紡車子跟頭栽過牆去。人頭裝在賣肉的桶內，背將起來，一直的向西而走。

本村的道路走得稀熟，來到糧食店的後牆根，煞住了腳步。

聽了聽，鴉雀不動，放下了肉桶，將蓋子掀開，取出了何氏的人頭，拿在手內，單臂攢勁，往牆裡頭一扔，只聽「拍搭」一聲，人頭落地。這糧食店的後院子，淨堆柴草，所以無人，趙家萬不能知曉。

狗肉王背起桶子，又往前走。出了村頭，來到自己門外，只見窗上燈光明亮，又聽嚶嚶的山響，就知道是妻子紡線。狗肉王心虛有病，到底發毛，不敢叫門，恐怕街坊家聽見。站在窗外，用手指輕彈。毛氏知道丈夫暗號，時常偷貓盜狗的，得了手回來，只彈窗紙，並不敲門打戶。毛氏佳人停車低聲就問：「是誰？」狗肉王答應：「是我。」毛氏聽真，是他丈夫的聲音，翻身下炕，用手開門。狗肉王邁步進房，把桶子放下。

列位明公：善惡都有報應。狗肉王屈殺何氏，天理難容。

惡賊半夜殺人，此事誰能知曉？就是龍圖出世海剛峰，也難斷這件公案。他哪知神鬼的催逼，有一個冤家對證。諸公想是誰？

此人姓李，排行第九，是一個半憨子。哥哥早死，並無有六眷三親，只有生身之母，又是個寡婦。陳氏娘兒兩個，甚是貧窮。

這一天，李傻子跑肚，躡在街上出恭，瞧見狗肉王回家進房，傻子把稀屎拉完，係上褲子，口中不言，心中暗想。

這李九，稀屎拉完街上站，腹中只覺空又空。忽然想起一件事，自言自語把話明。說道是：「常聽老年人言講，狗肉補肚子，這方法更靈。剛才狗肉王回家轉，我何不，除斤狗肉把饑充？」這李九想罷不怠慢，邁步如飛不消停。

登時間，來至王八的窗兒外，只聽說話是婦人聲。正是那，鬼使神差傻李九，忽然間，他伶俐又聰明，站在窗外身不動，側耳留神往裡聽。只聽毛氏把夫主叫：「為何你渾身血點紅？」狗肉王，擺手說「別嚷！賢妻留神仔細聽。」

這囚徒，冤魂纏繞說實話：「不必你心中害怕驚。只因我出城來得晚，帶酒回家把路錯行。走到李宅的場院外，瞧見那，孫興的房中還點著燈。是我疑心有壞事，跳過牆去看姦情。推門驚醒那何氏，他把我，當作李家大相公。誰指望，將錯就錯圖歡樂，那知潑婦不依從。抓起鋼刀將我砍，拙夫一見動無名，上前奪刀他就嚷，倘若是，驚動街坊了不成。我也是，事急殺人圖滅口，割下頭來在肉桶內盛，扔在糧店他後院，因此渾身帶血紅。咱們吹燈快睡覺，你我倒要做撇清。明早人命官司犯，竟是無頭案一宗。糧店後院有腦袋，場院房內有屍靈，李文華與趙子玉，他兩個，這一場官司打不清。我殺潑婦無人曉，神鬼不知我做精。別說官司難以審，就是那，鐵面的包公也斷不清！」

囚徒說罷兇人的話，毛氏聞聽臉嚇青，手腳麻木渾身軟，半晌開言把話雲，低聲只把「天殺的」叫：「大禍滔天別當輕！因奸殺人還是死罪，犯了官司了不成。緣何又將人頭扔，遭禍給糧店狠又凶。趙子玉，與你何仇恨？你竟是，借劍殺人不見紅！皆因素日不賒米，小事變為大禍星。吃酒行兇誰似你？冤家竟是狠毒蟲！倘或犯出人命事，那時後悔總是空。」毛氏狠罵他夫主，凶徒後悔在心中，只說「賢妻咱且睡」，上炕脫衣吹滅了燈。二人在房內說私話，李傻子聞聽說「了不成！」